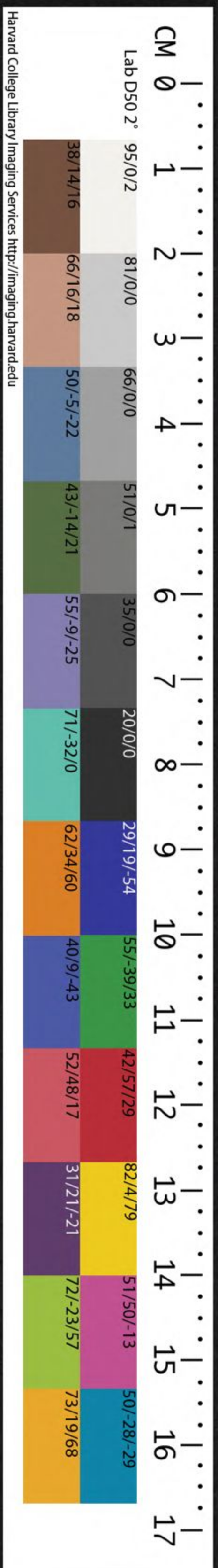


1856/4431.02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之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存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曰有漕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

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日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善而中無不好則必由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

語類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若○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存一帶路更不着得兩箇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

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面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

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全處。○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而誠也。○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閉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絳經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善意。有些狼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

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下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不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到物格知至後已在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而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是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撥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

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問或言知至後煞要着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處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着工夫處曰雖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着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又曰知至後意固然自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是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

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是
 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
 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問劉棟
 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
 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個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
 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
 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
 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
 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
 分曉○自慊之慊大約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
 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是意多大學訓快足
 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
 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
 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只是
 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
 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
 不體會得誠意思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
 不得○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幾者動之
 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如猗私錢做官會此是
 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
 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則居
 一節看了所以差也

同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

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
 ○雲峯胡氏曰毋自欺二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
 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
 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
 慊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
 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色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
 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
 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
 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
 真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

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微菴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意焉。○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中庸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爲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蔡虛齋曰：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文小人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傳者特舉以爲戒。毋自欺所以誠其意也。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便分功與效。直至心廣體胖。方見效。○不曰知爲善去惡而必曰知爲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

惡其實一事也。或問平說而此則輕重說者。所以互相發也。且或問亦是分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得不然耳。章句下文亦然。○章句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數字。衆人亦只管紛紛立說。殊不可曉。愚意朱子所以。下個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爲善去惡之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或時有苟且爲之而未。能決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必得者。故章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個皆字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謂此也。此見聖賢方其下手做工夫時。亦或曾經此病來。故說得如此痛切。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呂晚村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字。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謙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

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人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指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為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為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時此地。為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清。遂使全肯蒙障。○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人看獨字蒙混。

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次第在。○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其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用力處。即為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閑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為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末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

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為善而為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發一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已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實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為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定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而方其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閑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陸稼書曰語類講自欺不同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痛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黃際飛曰此章有正面有來路五章明善之要不知是善如何為之不知是惡如何去之却誠箇甚麼此來路也六章誠身之本既知是善須要誠於為善既知是惡須要

誠於去惡此正面也語類諸條有說來路處有說正面處只說正面不說來路其義不全只說來路便將正面工夫輕說了亦非朱子本指須善看之

異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克自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大全雙峯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蔡虛齋曰意者心之發也又謂之獨者心所自知之地自幽獨之中及閑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字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若中庸章句所謂幽暗之中之幽字却又與本文慎獨之獨字相符○自欺

偽也。自謙實也。惟慎獨則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偽矣。故章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慎獨二字。足以蔽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欺也。謙自謙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矣。○林次崖曰。毋自欺。至此之謂自謙。俱是釋誠意之義。故君子慎其獨。則示人下手用功處也。慎獨。就是誠意工夫。不是誠意路頭。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舍慎獨無可為者。故上面既釋其義。至末特標出以示人。○呂晚村曰。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謙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辨**。欺欺字甚細。不是有意為不善也。發意處。已知為善去惡矣。不務決去而求必得。便是自欺。決去必得。則惡惡好善。已到十分。如何不快。不足。即此便是自謙。並無兩層。但其下手用功。必自慎獨始。蓋此一念初動。其實為善去惡。與不實為善去惡。幾已動了。正當謹之於此。只看註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又云。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

之者。可見致知時。已是知到至善處。斷無發一為惡不為善之念。只要辨實不實耳。所以朱子說。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而誠也。今人混在獨中。辨善惡。則已悞入致知條下事。○時解。只為悞看獨中有善惡。則兩端。故以審幾為審善惡之幾。不知善惡入已了。然但為善去惡之念。一毫不實。則此幾雖在隱微之間。便不能到決去。必得田地。豈可不謹。故獨字。雖不必指屋漏無人之地。即眾人對坐。忽舉一念。亦是獨知。然須看註中一地字。不過指獨中境界而言。人都謂獨即自也。固非。至謂良知本體。炯然獨覺。則又何幾之待審。而必謹也。○學曾問。朱子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只為他有箇為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又曰。誠意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便由斜徑。以長。豈不是意中亦有善惡。曰。只為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曰。致知有致知條下事。誠意有誠意條下事。乃或問。謂不

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不能無不
 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
 曰惡之。而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則是以意之
 不誠。盡歸於知之不至。而知之一真。遂更無自欺之
 蔽乎。曰朱子甚重知說。語類亦如此。如知鳥喙之不
 可食。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這都是重知說。
 蓋真知善之可好。真知惡之可惡。這真知處。便是誠。
 凡意之虛處。是知處虛。意之實處。亦只是知處實也。
 要之致知誠意工夫。原是並進。非致知之功無餘。然
 後纔誠意也。但天資高者。纔真知。便無苟且目欺之
 蔽。一了百淨。天資下者。致知是知上着力。誠意是行
 上着力。兩頭都要吃緊做工夫。只看語類引顏子有
 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
 之誠。可見是說那天資高底。世無許多顏子。須是兩
 頭吃緊做工夫。○兩箇必慎其獨。都是一般做工夫。
 朱子謂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下云必慎其獨
 者。防其自欺。此特就兩箇故字承頂之語。脈言之也。
 蓋上一箇必慎其獨。是正說。見自家為善去惡之念。

本不可不實。豈因人之視已。如見而後做工夫。但欲
 自謙。須是於獨時。便審其幾。故曰必慎其獨者。欲其
 自謙也。下一箇必慎其獨。却是因小人而致戒之語。
 見幽獨一為不善。下稍必成拚著。纔拚著時。人之視
 已。早如見肺肝矣。君子觀此。凜凜愈不敢自欺矣。故
 曰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朱子謂大學訓廉字。
 快底意多。蓋既致知後。自家發念。實與不實。自是瞞
 藏不得。雖留戀於私意。以致好善不如好色。惡惡不
 如惡臭。然此心終是不快也。欲去而已。決去欲得而
 已。必待何快如之。快到十分。自是滿足。○潛室陳氏
 謂戒謹恐懼。與慎獨。是兩頭地。頭分疏極清。蓋中庸
 由所聞。以至於所不聞。皆要常存戒懼。是動息皆有
 養。即後正心章註。所謂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也。
 誠意單就意之發動處說。故只言慎獨。○獨是幾之
 方萌。而後此之善惡。皆關係在此。最是要緊。故須於
 萌芽初生時。剷盡根株也。若毋自欺全工夫。自直貫
 事之始終。務決去。求必得。必到去之。而後慊也。

故朱子謂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
 一段工夫也。
 禎按只發處不實。便是自欺。固不待後來掩覆而後
 謂之欺。然發念為善。有一毫可不去也。不妨底意思。
 發念去惡。有一毫可不去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苟且。
 纔苟且便徇外。而為人矣。稼書說分別自細。然要不
 可作兩層說。註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
 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兩以字正對務決
 去而求必得。只是要快足於已。非決去必得外。又有
 快足也。纔苟且。便以徇外而為人。非苟且外。又徇外
 為人也。以字是一貫下。以其為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故謂之獨。其實獨指境地言。與自家何涉。而
 諸儒以獨為自乎。乃虛齋反謂後註。幽獨處之獨。
 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豈不見此處註
 中亦有地字耶。○晚村看此條書理極細。諸儒之謬
 闕去幾多。只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
 力處。一條分作兩層。未是論初發念時。便苟且。不實
 固。是自欺。然不到惡惡而決去。好善而必得田地。總

是自欺。若但以為不實用力之由。則依然混把慎獨
 當了。毋自欺之全功矣。○雙峯謂心之正不正。身之
 修不修。判於意之誠不誠可也。謂下二章不言所以
 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則不可。註於下二章兩用察
 字。而於正心章。更着敬字存字。何嘗無治病之方乎。
 若渠說。下二條目。竟都闕却矣。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
 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

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或問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為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語類

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后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

十。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為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如何。所以為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同雙峯饒氏曰。閑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雲峯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

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蔡虛齋曰：凡意之不誠者，正坐不能謹獨而已。然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言惡之終不可掩，善之終不可詐，以見其所以當慎獨也。兩節相承之意，蓋如此。○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陸稼書曰：此小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慎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而後厭然，一是秉彜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工夫來，故自覺過不去。此固是剝復之機。然他却不肯回頭，不務改而務掩，看得為善只消如此方，且以能行其欺為巧，敢行其

欺為勇。電光石火，隨發隨滅。若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消掩著。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

異 饒雙峯曰：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呂晚村曰：閉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揜著時亦是獨。○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辨** 按或問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為善，則閉居訓獨處。正謂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何嘗指身之所處而言。若身之所處已為不善，則已在外矣。又如何是外託於善，以自蓋。或問下實不為善四字甚妙。蓋所為雖善，而其中有一毫瞞假，則其實已不為善矣。為字尚在，意中說，故章句謂其陰為不善也。即無所不至，亦無所不至。苟且必到狗外為人，而後已。若身之所為，到無所不至，則無忌憚極矣。又何知畏君子而厭然尚

作此揜著之為哉。註云：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仍不脫致知說。但此不能實用其力，指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說以至此耳。見必至揜著而後已，非初頭立念便要揜著也。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足兩般意思。正是解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許善時，已足第二番罪過。即註中以至此耳，四字包含之意。○今人講書，並不看上下脈絡，煞甚可怪。見君子而掩著已，是外面了，視已如見，句却又要在小人心裏說。反謂人未必見，見亦未必盡，是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以為深刻，不知反寬鬆了。他如何是卒不可掩，卒不可詐哉。如常說則中外兩字都不實，落分明。○誠中形外，本兼善惡，但此謂二字緊接揜著如見之小人，則注重惡一邊大意。當云：閑居既為不善，則憑你揜著人自如見肺肝。此正所謂實有於中，自必形見於外矣。今小人既實有是惡於中，則惡必形見於外矣。君子安得不重以為戒，而必慎其獨也。○看來閑居訓獨處

妙甚。君子於獨處必慎，小人於獨處必閑。慎便是放肆，君子小人敬肆之間而已。謹閑便是放肆，君子小人敬肆之間而已。

禎按：晚村謂閑居即獨也。看獨處二字不錯，謂為不善，即不謹慎。獨正朱子所謂已足兩般意思也。但謂掩

著時亦不謹慎。獨此從朱子兩人對坐一念發處，亦是獨句看來，不知此却不同。揜不善而著其善已在外，而

事為處說視已如見，只在這揜著上。視他不可，但謂之獨也。或問於又不能謹之於獨之下。按云：是以淪

陷至於如此，分明說向外面矣。○饒氏謂厭然與心廣體胖相對，蓋以消沮閑藏，即心不廣體不胖也。細

看尚覺對不過，蓋心廣體胖是君子德潤身後氣象。見人時如此，即獨居無事時亦如此。若小人之厭然

只方見君子則然耳。先儒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苟從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語類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其見如

此○問十目所視至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

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

屋以下却是說意誠之驗如此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

是莫見莫顯○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

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

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

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呂晚村曰

有云十目所視二句是我足闕焉為不善節咏嘆文

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

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不知上文此謂三句已

君子慎獨我足闕居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乎以

嚴為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

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

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

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為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

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

日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

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

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

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

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

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黃際飛曰雖兼善惡

而引以明上文小人則尤側注惡字一邊惡不可揜

故可畏善惡不中立不善即惡故可畏若善不可揜

則何可畏之有

語類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常

如十日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

○蔡虛齋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且從淺說，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呂晚村曰：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揜出景象也。○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日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為怕指視而慎也。

辨 按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不過承上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思而言。若因此便貼定小人說，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遂不可畏乎？又或因此而並謂註中幽獨之中，是閑居之獨，指身所處當實實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從衆指衆視上，說出凜凜可畏之狀。又豈衆人指視纔可畏而獨中尚可揜而不可畏乎？朱子曰：明云：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與十日十手視指何異？則分明言獨中隱微之地，善惡方萌，早不可揜。故可畏也。善不可揜，本無可畏，但一念方發，纔離了善便即於不善。豈不可畏？若謂我意中無不善，原無可畏，已是放肆了。天下豈有放心底聖賢○新安陳氏謂當常如十日所共視，十手所共指，這常如二字，便似假設底景象，一般不知，十日十手自是真箇見得如此。蒙引駁之極是。但云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又非矣。只此已所獨知幾之動處，便與十日十目十手之視指無異。便自嚴而可畏。虛齋亦泥於小人形外上說耳。○晚村謂十日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慎獨中有此景象。分明與朱子語類說異，不可從。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

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語類

心廣體胖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

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而燈云且如此燈後而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

屋了如何得廣大

同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夫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

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王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

呂晚村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

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

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况廣字與

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為廣胖只是氣象

上看不是工夫効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

皆未嘗牽引也

異雙峯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

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

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仁山金

氏曰小人閑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

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峯胡氏曰孟子說浩氣

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

不縮默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大

全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

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

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發掘明明德工夫到誠意已是實得於己故傳者纔

下箇德字所謂過得此關方是君子未過此關仍是

小人也然却不可謂明明德之功到此已盡更無正

近譬堂

心修身之功。潤身只是誠意後之效。蓋意未誠。尚有物欲遮蔽。心何能廣大。纔有物欲遮蔽。便自局促不安。何能寬平。心既不廣大。寬平體何能舒泰。然纔誠意。不過異於前此之狹小局促耳。若謂心之全體無不正。而身之所處無不中。禮合度。則猶未也。饒氏抹却下二章工夫。固不是。即新安以生色見面盎背形之。亦未仔細。孟子却是說充實而有光輝。以後事蓋已兼正心修身而言之矣。○意誠而有光輝。以後事蓋效。亦如知止而有定。靜安慮之效。一般。定靜安慮之後。能得中。尚有許多事。心廣體胖之後。正修中。亦尚有許多事。

禩按時解謂上節明獨中之可畏。是戒人自欺。此節明慎獨之有效。是勉人求慊。兩節對看。固不是。即謂明居節。是小人之惡。誠於中。形於外。此節是君子之善。誠於中。形於外。板板對說。亦非語氣。蓋閉居節。言小人之自欺。則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重以為戒。而慎獨。然誠能慎。獨則亦未嘗無自慊之效。原是一串說來。申明首節之意。故以心誠其意。總結之。蓋首節自欺。自慊。亦原非平對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語類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閉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

外者不可捨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是過得。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入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口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

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王溪虛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異黃際飛曰。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八字。入條目皆然。而此二章。尤為緊要。關隘。故於此發之。按此條。則小人十目。二節。通指小人之自欺。富潤節。單指君子之自勉。總以發明首節自欺自慊之意。朱子本如此說。白文之意。亦本如此。無可疑者。晚村謂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我足。十日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殊不然也。

辨按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便見誠意之功。雖與致知之功並進。但知有不至。雖欲實用其力。而不能便見序。

之不可亂處。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又見致知後。正好着力做工夫。不然則所明之至善亦終無與於已也。此便見功之不可闕處。觀此則經文之先字而后字俱明。而節節着力。亦無有空缺也。○十日節。既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之意而言。自是就小人說下。其其實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掩。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就獨說而小人之惡之當戒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

禎按饒氏知行畢竟是二事之說。發明單舉誠意之旨甚當。至謂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則知前說以心廣體胖為正修之功者殊不然也。蓋論其要則直貫至天下平。而語其功則下面節節皆在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

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

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
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
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
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
也。

語類 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
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
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
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
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要喫飯飽
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
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
非是為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
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
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懣又有箇不
無忿懣底在後知至後自然無○到得正心時節已
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而又存許多備要緊最是誠

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
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
好上又要備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
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意不誠是於
無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四者人所不能
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
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
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正心却不是將
此心去正那心但有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
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
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
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
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有所
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當留在胸中便
是有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
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
○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忿懣已自粗了有事當
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

忿怒留滯在這裏。如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個好物色。到面前。真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當得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只管念念着他。○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此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室。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個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問止心章。心。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

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存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欲。○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個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心才係於物。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二。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个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个物。

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
 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事迹一看事物之來若
 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
 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
 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
 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
 無遺○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
 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
 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
 罪也亦甚有間矣○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
 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
 後方可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
 而正之也○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不通得誠意
 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
 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或問正心
 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
 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
 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

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
 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
 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
 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
 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問心體
 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
 意否未能意誠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
 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識後
 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
 意且用執持○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
 耳才有所私便不能比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
 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至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
 心耳今人多是以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
 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
 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
 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
 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

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項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個心。以為為之亦無害。以為善不可不為。又有一個心。以為不為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個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個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個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問誠意正心二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問誠意正心二

段只是存養否。曰。然。○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个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為這事是情。○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孟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時。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本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

妙用無不行。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
 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
 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
 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
 明德也。○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正
 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
 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之四字可見。○此與中庸
 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
 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
 得淺，忿怒之著，情勝見得深，懣怒之留。○恐好憂，陽
 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
 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蔡虛齋曰：看此章者，要
 見五箇正字俱一般，與經文元同。方是喜怒憂懼各
 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見為正心，蓋用得其
 正，則體即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為體，惟
 虛則靈，而所應皆當。故傳者歷歷以有所二字警發
 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故不可不察。○天下無有
 無用之心，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無有不正

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此章之註，人或疑其多了。
 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
 或者專以正心為靜存工夫，於章句或問俱不合。且
 或問所引操則存，舍則亡，求其放心，養其大體，以證
 正心之義者，豈皆以靜存言乎？若專認為靜存，則章
 句所解，亦可偏認為靜存矣。朱子元有正心兼動靜
 之說。○蓋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忿懣恐懼好樂憂
 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
 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
 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懣，則是失之
 不察，而偏滯於忿懣矣。安得其正？若心有所恐懼，則
 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心
 有所好樂，心有所憂患，亦然。歷歷言之，以見中心元
 不可有一物也。○陸稼書曰：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
 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
 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
 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
 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

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其著力。然却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大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真是萬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為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為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哀懼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得一毫留滯。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克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為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為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頡而大相反。

切不可為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異 徽菴程氏曰。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脩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而誠正脩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雲峯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心。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皆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

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蔡虛齋曰。或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以為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特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

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為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為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也。按註。既曰。四者皆心之用。則心原有其本體。可知有所。固是欲動情勝。用之失其正處。然其源頭處。已不能。湛然虛明。如鑑之空。衡之平。方纔有所。此處工夫。却單靠察之。不得。故下面心不在焉。畢竟是根子。朱子謂。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是也。○四者之有所偏繫。原是此心不能常存之故。然到有之時。便須要察。能察。則欲也。而不為之動。情也。而不為所勝。用處自然無偏。故存養

是常常操持省察。是時時提防。朱子謂存養省察不
 大段分作兩項。只一滾做去是也。虛齋謂當時人看
 此書。只貼存養。謂朱子添了用之所行四字。今人看
 此書。又只見註中察字。遂謂誠意以後。正心不大故
 着力。只謂臨事時一察便了。此其失更遠矣。不但抹
 却下節註中敬以直之。此心常存八字。即謂上節在
 用上說。故下不能察字。下節在體上說。故下敬字存
 字者。亦妄分也。觀或問於上節喜怒憂懼未感之先
 必補出至虛至靜之本體。夫所以能至虛至靜而不
 失其本體者。即以其有敬以直之之功也。惟敬之工
 夫。有不。不至。心。纔不能常存。惟不能常存。是以喜怒憂
 懼之來。不能不存。矣。四者未來時。有期待之心。便
 是未來時。不能常存也。四者已應去。有留戀之心。便
 是已應後。不能常存也。四者正應之時。有偏重之
 心。便是正應時。不能常存也。故朱子謂存養是統動
 靜。做工夫。但時時存養。便要時時省察。於四者未來
 時。察之。則敬以直之。於初而期待之心。無自萌矣。於
 四者方應時。察之。則敬以直之。於內而偏重之心。無

自逞矣。於四者既應後。察之。則敬以直之。於終而留
 戀之心。無自隱矣。纔不能察。欲便動。情便勝。雖曰用
 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然初無離體之用。那用之失
 其正處。即心之虛靜之本體已失矣。今人只歸重察
 字。用字。而忘其有所之根。未為善體。註意也。○語類
 謂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
 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此是言功候之相。因耳。難道意
 未至於誠。全不理會正心工夫。不成。要知功候固相
 因。工夫則並進。又須知正心有資於誠意。誠意亦有
 資於正心。正是交須而善。到後來。必是意誠而后心
 正耳。可見工夫到此。煞甚密。陸稼書謂當誠意時。似
 省察為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為主。
 然存養中有省察。比四語洞見。聖學交須之妙。○學
 曾問誠意章。只言慎獨。是省察工夫。其中存養於何
 處。見曰。慎獨。算不得誠意全工夫。特幾之初動耳。毋
 自欺。却是自始至終。都要着力。正是持守工夫。非存
 養而何。
 顧按。胡雲峯以正其之正為體。以其正之正為用。是

矣。又謂心之體無不王。所謂正心者。只是正其心之用。則非若正心工夫。只在用上。則察之足矣。下節註何以又言敬以直之乎。蓋心之正不正。雖見於喜怒哀憂懼而有所之。根則由於本體之失。養非僅正其心之用。而體上全無處着工夫也。後以存養省察兼說是矣。又以前念已過。後事未來。為存養時節。事之方來。念之方萌。為省察時節。亦悞以動靜分存省。不知存養是該却動靜而省察亦時時隨之也。故虛齋謂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意亦太着。渠蓋見或問云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而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不知朱子此就平日有存養之功能。敬以直之者而言。若常人則先不能至虛至靜。雖無得失可議。而不正之根。早伏於此。安得徒歸咎於用。况本文反說。或問是正說。惟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有鑑空衡平之體。故下云及其感物之際。又皆中節。而鑑空衡平之用。亦流行不滯也。可見體用相涵。原非判然兩物。亦有未感之時。雖不失其虛靜之體。而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則亦不能應

之無失。而此心之用。亦不得其正矣。此雖有存養之全功。而省察之功。纔一動念。即不能離也。虛齋偏重察字。與雲峯之病。實則一般。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或問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詔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而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語類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

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大。今朱子曰心若不存。身便無主宰。○敬是常
 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敬於
 忿懣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
 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故章
 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夫心者。一
 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
 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
 心也。心既存。則云云。○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
 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可
 乎。○正心只是心存而不放。所以存其心者。敬也。○
 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故章句曰。然或
 但知誠意云云。○敬以直內。故有以正身。密察此心
 之存否。故有以直內。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則身不
 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呂晚村曰。首節說
 不止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好
 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聯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

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
 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
 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
 又說壞了。視聽食。○陸稼書曰。大全蛟峰方氏曰。上
 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
 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本是上無
 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
 兩層。玩或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
 此亦不可呆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
 何嘗不實。
 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
 上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
 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
 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
 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
 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
 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
 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

也。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言。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在視聽食之先矣。又曰：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則敬直之功，又在省察視聽食之。後以省察亦不得而離之也。蓋省察只是存養中提防，非另一工夫。苟徒在察上用力，則今日不得其正而察之，明日不得其正，而又察之，將有察之不勝其察者矣。○即喜怒哀懼之有所其根原，由於心不在視聽食說者，以其不能管攝一身而言之也。觀語類云：今人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眩過事理了，使視而不覺。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上下只作一意看。問視聽食只是說知覺之心。朱子謂纔知覺，義理便在此。則已不分精粗言之矣。乃饒氏謂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是以聲色臭味為粗，此外別有義理之精。豈知視不見，非必並色而不見之也。只不見得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見聽而不聞之也。只不聞得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聞食不知味。非必並何物之味而不知之也。只不知得味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知。故朱子謂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就此之說攝乎身而言。若脩身工夫，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尚不單靠心正。故虛齋謂檢字當不得脩字。看得極細。

禎按：朱子云：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則非單指末應感時可知。曰：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則亦貫徹始終動靜而言矣。○方蛟峰既知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則喜怒哀懼之有所根源，只在心無存主。

矣。而又分上節為有心者之病。下節為無心者之病。分一病為兩病。是亦不知心之體用相因而存省工夫。非判然兩事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若其功之不可缺者。○勿軒熊氏曰。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准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

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異 朱氏公遷曰。大學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

辨 按總訂。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可見心之能存。根據意誠來。其所以真無惡而實有善者。非徒恃慎獨以謹其幾也。務決去而求。必得始終皆存。堅斷之力。以持守之。與敬以直之。亦不是。兩番工夫。故註曰。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也。○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這不是單靠察上做工夫。觀其不

密察此心之用。而只密察此心之存。則知存不離察。察不離存。而直內之功。有時起於省察之先。亦有時周於省察之後也。朱子謂知至意誠。心正數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又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

喜怒哀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識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於此見意識亦有資於心。正而伊川所謂未能誠意。且用執持者。正見敬。直之功亦未嘗不在誠意之先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或問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

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語類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繫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一個皆是。人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况加之以放僻

邪侈。分明是官街上錯了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當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肯。亦不知人。父雖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肯。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謹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

治之。被他哀鳴。懼告。却便怒之。○敖惰。大抵是一種。不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第八章。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人。即其所向處。○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敖惰。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為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不是惡德。○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大抵一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是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

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本文。是說個甚麼。須全做不會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如與人乍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字。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身乎。○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治。

同。大全。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惰。

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錢氏曰。上章四個有所字。此章六個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陸稼書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脩身不但是威儀容貌所當整肅。飲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箇上脩。還算不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問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眾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為一偏。

親愛之過。則為褻狎矣。賤惡之過。則為忿疾矣。敬畏之過。則為足恭矣。哀矜之過。則為姑息矣。敖惰之過。則為侮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心。而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辟。是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賤惡敖惰而僻。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人亦有一分惡。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敖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日引月長。千態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乎。蓋身之好

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對。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呂晚村曰。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奈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辭之至而已。

異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辨按之其所親愛賤惡等。謂於其所當親愛賤惡之人。偏病全在。而辭焉與上章所字。著於忿懣等者。不同時解。著力所字。亦作有所之所看。下又說而辟焉。

反多一層。○語類多有疑敖惰為凶德。非人所宜有者。亦只是將敖惰貼定自己身上。說若連之其所三字。看則只是於其所當敖惰之人。乃彼自可敖惰。故朱子謂是一種不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是也。安得不令人簡於為禮。懶於為禮。○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兩知字。只當察字看。與致知知字有別。蓋當致知時。此身接物道理已無不知之。到至善處。又安有好惡中之美惡尚不知者。不過接物時。偶不加察。便涉於莫知耳。朱子所謂官街差路也。故其初亦只是偶然有偏。未至於辟之甚。惟其所向而久之。雖至莫知。子惡苗碩。如諺云。不難耳。故下節又是推言其偏之為害。必至於此。虛齋看此章最分明。○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修身全工夫。茲只就身之接物言者。以齊明盛服。總是內外夾持。涵養工夫。誠意正心已該得有。涵養親愛賤惡等施之。各有當然之則。都是非禮不動中事。到得身與物接。各中其節。則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之間。無適而非禮。又可知矣。稼書發明極細。

禎按朱子謂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則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等。正謂是所當親愛之人。偶親愛之偏。不過官街差路。乃胡雲峰因章句衆人。常人謂指泛常庸人。不指君子。故有偏病。此却非也。章句蓋指大槩人情如此。稼書謂正心以後。猶難言之。故曰天下鮮此最得朱子之意。○身之所接。未有不根於心者。日好惡。亦是心裏好惡。日知惡知善。亦是此心能察。然到得無一毫偏僻。而身已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同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沈闢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此。此私。

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蔡虛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爲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爲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偏之爲害。便在身不修上去。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正以身之不修也。○謂人之偏。一至於此。將何以齊其家。而使一家之長幼。丙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故曰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看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或問亦合兩節而論之。不曾分上一節爲身不修。下一節爲家不齊。蓋兩節通是身不修之事。而未乃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即家之所以不齊者也。又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修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爲言身不修。下節爲言家不齊也。章句至下節方露出家之所以不齊。猶聖

經序八條目亦至下節方云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云云蓋皆必於其語勢終竟處乃會其意而發之此解經之法也○陸稼書曰第二節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溪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為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為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為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

異大全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

辨按上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鮮此兩引莫知以証之自是一箇意思無分上節為身不修此節為家不齊之意但上所謂好惡而知美惡是言不偏之難未說到偏之極處此以子之惡苗之碩而不知

竟至好惡相反故註下為害二字而語類謂其偏必至於此也○莫知其子之惡應上知其惡莫知其苗之碩應上知其美只溺愛是好而貪得非惡耳然貪之極反生其惡亦有可通故時解儘有當理處但傳者偶引諺語亦未嘗屑屑分配不過就偏之為害處說只得其大意自佳

頑按偏只是自己偏了與家何干故都是說身不修家之不齊即在於此故註下所以二字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類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敬惰五者有所辟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修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下非如無節之竹使人纔能格物即便到平天下也夫人

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首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

圖黃氏洵饒曰。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呂晚村曰。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辨按本文曰。不可以齊。則知上文未正說齊家。只身不修。不可以齊之也。齊家正意。却在下孝弟慈與心誠求之裏面。亦如上章只說正心工夫。心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究未說修身也。○此節獨用反語。繳足。更逼緊身之不可不修。蓋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盡處與新民分本本界限。正在此。故語氣較緊切。朱子看破。

此意於下章註身修則家可教矣。仍抱定修身說。以未不離本故也。所藏乎身不恕。先慎乎德。治國平天下。節節都根據修身來。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圖大全熊勿軒曰。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辨按須知節節有工夫。却不是致知誠意。做致知誠意工夫。正心又做正心工夫。修身又做修身工夫也。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正為誠意正心修身。都是一齊做去。節節都要到至善處。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語類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

綱 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脩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

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家齊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呂晚村曰：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詎非此節義也。○看下文：帥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也。所以者，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

我之孝即國人之所以事君耳。欲不涉君子，不涉國
 人，懸空說個理，俱無著落矣。况君子教國人，是教以
 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眾
 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忠君順
 長，惠眾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眾可使，乃在
 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
 及民乎？予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眾，皆
 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忠孝一理，君子
 能孝以事親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為事君之
 忠者也。弟順一理，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即其所以
 行之於國，而為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理，君子能慈
 以字幼，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為使眾之惠者也。孝
 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教，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
 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眾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
 動眾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
 推言教成於國之效。
 辨按家原無不可教，而曰其家不可教者，以我之身
 不修而不可以教家也。註下身修二字，為可字過眼。

源下緊接君子不出家句，則明有修身二字在裏面。
 非增出也。○孝弟慈三句，正推明所以能不出家而
 教成於國之故。呂說體貼註中，所以者也。四字甚疑
 况註只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
 何嘗云君子之事君事長使眾於國者，不外乎此。可
 知孝弟慈是君子於國人所共有的底事。君事長使眾亦
 是君子與國人共有的底事。君事長使眾之言，見得在
 家孝弟慈之理，在國即為事君事長使眾之理。理只
 一箇理，因家國分條件耳。不但未說到國人效法乎
 君子，何嘗實指君子教孝弟慈於家也。此所以家齊
 於上而教成於下一句，亦要看所以二字緊承上道
 理而言，見惟其是一理，所以不出教成。今滄柱悞信
 蒙存諸說，謂事君事長使眾，貼不得國人，然則國人
 竟無君事長使眾乎？又謂遺却人人之孝弟慈，而專欲
 其忠君事長使眾，為君子之私心，然則孝弟慈與忠
 順惠，竟是兩箇道理矣。今都貼在君子身上，謂既有
 孝弟慈，以標準乎國人，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
 長使眾，各盡其道，則君子已有一兩番作為，如何是不

出家而成教之理。予觀平天下章。朱子以上老老為教化。以絜矩為政事。則知此章與仁節。王感應之機。說。是教化。堯舜節。有帥字。令字。有而。后求無而。后非。又括出。恕來。王推行之事。說。即下章。絜矩之政事矣。但國近於天下。故只言恕。而不言絜矩耳。此三句。先論不出教成之理。未說到教化。而後說到政事。今以孝者。三項屬君子。事君。三項屬國人。固犯與仁節之教化。如滄柱。悞認。金山之說。謂所以者。推而達之也。遂以事君。三項為君子。推行於國。豈不更犯有諸已等之政事乎。語類明云。不是我推之於國。何自取葛藤如此。

禎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一句。是大槩說。不單指家國一理。孝者所以事君。三句。言惟其理一。所以教成。觀語類。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云云。是乃教成於國者也。已照下一家仁節。以立言矣。○陸稼書。既云。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則知與仁節。言上感。則下應。其機捷於影響。即所謂化之堯舜節。言有後求。無后非。

推恕道以及人。見治國。又有治國事。即所謂推之。乃謂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不必如企仁山某處說。化。某處說。推夫仁山之分。貼固未當。而陸說亦混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

國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

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存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

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

語類

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

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知保赤子是使衆。

同

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也。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

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況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要 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蔡虛齋曰。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

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呂晚村曰上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效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陸稼書曰傳者於此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即是慈如保赤子即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為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字無工夫註不假強為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而推廣之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克首章註所謂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強為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亦于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為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辨按朱子於上節既云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德之問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不待推也朱子云不必言不待推及此節却又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則又說推矣諸儒不明其意遂謂此節只重不假強為意不重識其端而推廣之更有謂只是推廣孝弟慈之端非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者子細玩或問語類皆不然也語類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觀此則人之保民不如保赤子便是不能推慈之端以使衆或問又云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

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可見正為欲明。使衆之道。當由慈幼而推之。故原其非有。待於強為。以見其天良之自具。而柰何失之。而不推也。虛齋謂。本文如字意輕。推廣意在言外。是明將本文使衆一。層截去。了。稼書又以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發明之。亦大失。集註或問之意。矣。學曾因問上節。既云。不是我推之。於國而此。又云。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得無相背否。曰。此中自有血脉。人未之察也。上只言不出家自然。教成於國。以家國本只一理。不必定要推之。於國而後。國可治。只家裏做成了。人看。著自能如此。蓋雖未說。上感下應之機。而一家仁。一國自興。仁之理也。其於。言。教成於國。之效也。若此節。註則云。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曰。又。則與上另教之一意矣。曰。在則著重要推矣。蓋家國一。固不待我推之於國。而國已觀感而自化。而君子。既。有治國之貴。又豈只在家庭中。盡孝弟慈之理。而置國。

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衆之事。傳者引而釋之。見保赤子。原不假於強為。只察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化。不待推廣。則與仁典讓君子。惟坐享其成。亦不必有。令。有求。有非矣。而下文。又說藏身之恕。何也。朱子於此節。預下推字。正探下。恕字。以立說。人只道治國。章有。感化。無政事。先已差謬。又安能打通血脉乎。禎按。誠求以保赤子。原不待學而能。所謂不假強為也。保赤。既指慈言。則立教之本。正指孝弟慈矣。况語類明云。求赤子之所欲。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在本節論慈。是本保赤。是端。如保當由保赤之端。以推廣之。而盡使衆之道。玉溪以本為明德。端為孝弟慈。悞矣。

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 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或問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亦是意爾。

語類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一國興，一國與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用，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

同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治。

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茶

虛齋曰：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此節所言者，教謂之外，更討箇效也。○陸稼書曰：孝弟慈之藹然者，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

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為仁。兄弟恭為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

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墨大全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

夫仁是詞，孝是字。卷三。近譬堂。

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
 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
 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
 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
 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
 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債
 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三
 山陳氏曰：為惡之效。捷於為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
 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
 國已作亂矣。見為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惡者不
 可有斯須之暫也。○東陽許氏曰：仁讓必積而刑於一
 人。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
 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按朱子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白
 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
 責民間禮讓。如何待他。應分明以仁讓。總承孝弟慈。
 而以貪戾反言之。諸家或將仁屬孝。讓屬弟。似丟却
 了慈。又或以仁屬孝。慈讓屬弟。亦穿鑿。總之古人行

文原是不拘。而道理又自一箇。如上節單舉慈。而孝
 弟可知。則此處何妨。渾言仁讓。而孝弟慈。俱在其中。
 若下文。則又單言仁矣。如時說。不虞滲漏耶。○機謂
 發動所由。以一家。總如此。一國便如此。國之教成。由
 於家也。但有迅速意。無遲緩意。或問：因此國之教成。由
 家。貪戾言人之疑。而明其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
 可懼。見仁讓之機。固速而貪戾之機。為尤速也。此最
 是本文。中餘意。亦不必太分別。如下債事句。應作亂
 而曰一言。定國句。應與仁讓而亦未嘗不曰一人。則
 可見矣。乃盧氏陳氏等。不明大意。悞解朱子之說。皆
 謂從善如登。見其難。為善不可無悠久之積。將其機
 如此句。都說反了。意非不善。而非此處所重也。
 禎按：陸稼書云：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
 然其中。亦自有推此亦。有悞。蓋感化推行。在齊家治
 國之君子。固一時。金到。然本文。自有頭項。此節只說
 感應之機。尚未說推行之機。下節方有推行意。惟其
 一家如此。一國便如此。感應之機。下節方有推行意。惟其
 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耳。藏身一恕。而自能喻諸人。

矣。故註於下節亦曰。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或問

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款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

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可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以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昏。則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己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悞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

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問者。光武乃謂惲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語類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絜矩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為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也。○問。先吏部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無諸己。何必求諸人。無諸己。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已以及人。是亦示人以反已之道。曰。這是言已之為法於人處。○吳仁甫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為人師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已。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問所藏乎身。不想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已不是說盡吾身之

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二分未盡。亦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畧畧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文先言以責己。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問大。全。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已。乃。政。令。之。本。○蔡。虛。齋。曰。孝。弟。慈。三。者。

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
 者俱無諸已然後可以正人之不孝不弟不慈如
 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
 人矣如使在我者不能恕如何能喻諸人哉此數人
 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呂晚村曰上言感應之機
 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
 恕兩節意自不同○恕字只在政治上上看
 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
 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已者
 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
 下以仁以已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惟已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
 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
 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已之恕
 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
 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
 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皆決務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
 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新安陳氏曰有
 善無惡於已盡已之忠也推已以責人正人由忠以
 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
 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
 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蔡虛齋
 曰或問謂此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蓋已有可推
 則人化之不然便是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
 未之有也下章所謂化者又是天下化之所謂推者
 又是推之於天下也如保赤子條小註朱子曰此且
 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其言似可
 疑蓋治國平天下非拱手以俟其自化者但必已有
 可推之實然後能使人化故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乃能使一國興仁一國興讓
 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正為此也苟不能自
 治則無已可推矣其何以化人哉故推之與化不可
 分為兩岐也只是推在已而化在人
 辨按或問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

熟自然有條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吳大全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后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復，所以反覆咏嘆，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樂 按朱子謂通結上文以上文有兩意語類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一意。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又意不出家而教成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不齊家不能治國也。下更說其所以教者如此。所謂家齊而后國治。自是實實地。把孝弟慈單靠齊家也。三者便是教之目。是實實地。把孝弟慈去教他。一畚非只自盡於家。他便感化。但不躬行則不能化得人耳。朱子分明謂此一段只此兩截。奈何人皆失之。

側按：治國在齊家。自是條目之序。然序不可紊。功不

可缺。韓氏謂應經文所厚者薄，則只得重齊家。意反有未備。吳氏又謂此七字結前生后之語，亦因有下三節而強言之耳。本文語意何嘗要生下文，但結過又咏嘆自有深長之意耳。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或問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其文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

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同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蔡虛齋曰。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

異金仁山曰。白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一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命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本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呂晚村曰。家國相通。教成功效。

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為齊家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為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歎。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鵙鵙篇忒差也

語類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后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便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碍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著時也是不得已著恁地但是而今且

去理會常倫而今便解如何有箇父如瞽瞍有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

同大全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

於其國民法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

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

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此

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異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

辨按上兩引詩都從齊家推出治國來而以而后點

醒在字之意此則其儀不忒是說身修上事正是四

國是說國治事其間却未說齊家故傳者補其為父

已見穿鑿支離。乃黃氏復以宜其家人為仁。宜兄宜弟為讓。正四國為貪戾之反。尤支離而無意味。蓋讀書當明大義。屑屑分貼。已開近日時文濫觴矣。其儀本就君子一身而言。朱子亦未著意解此字。乃晚村謂今世人家孝弟。姍睦者。亦在在有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則不足法。是於本文其為父子兄弟。上又添出禮法。制度來。亦本章所無。但其意則善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按上文已結矣。引三詩咏嘆而又結之。分明以。而後反覆為在字寫生而又結之。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也。就詩辭生出許。而後又結之。以此謂治國在多枝葉。總非咏歎神情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 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

語類 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

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不可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頓進。一處亦不可。○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件。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是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歛。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老老與孝。長長與弟。恤孤不信。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與。孝。與。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

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
 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于彼使
 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
 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
 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杖杜諸詩說行役多
 是序其家室之情亦欲使凡在下者有所感動○使
 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
 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上老
 老而民興孝是化黎矩處是處置功用處又曰能使
 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
 政事也○問黎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
 之好惡否曰知在前而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
 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
 與已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黎矩之道便推將去
 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
 其事又曰為國黎矩之大者又在於財財所以後而
 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口用之常邨反

禁之這箇都是不能黎矩○黎矩之說不在前數章
 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
 得

同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
 所以有黎矩之道○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他黎矩
 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起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
 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
 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雙峰饒
 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
 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黎
 者以索為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
 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其大小為矩○東陽許氏曰此章分
 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
 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
 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
 反覆言黎矩分五段第一以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
 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
 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

先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好惡二字。○蔡虛齋曰：本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節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心言。蓋自興孝興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或者泥或問，不為有以化之之字，為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為指天下，以為二之字，不同。謬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尚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問要看得活也。○大抵國狹而天下廣，四封之內，風化易同。若天

下之廣，苟不平，其政以處之，則是有仁心而不繼，以不忍仁之政矣。何以能仁徧天下？○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此興起者，不是本文興孝興弟之民也。乃承上文所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者言也。看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字，面其說，天下之人亦分明。○語錄謂絜矩即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已之心愛人之心，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已之心治人之心，恕也。治人之心，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也。愛人之心，恕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也。其究一也。○林次崖曰：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晚村曰：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濶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

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曰身脩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解得矩字。不曾解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本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與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天下。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皆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懷五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皆

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本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貨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為道。即聖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為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為。釋氏之方便。會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王溪廬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呂晚村曰：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平天

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
 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
 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
 已故處。指出矩字耳。
 辨按註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緊根家齊而國治來。即
 一國之心。無異於家之心。因知天下之心。亦無異於
 一國之心也。人心既同。則皆要遂孝弟慈之願。不可
 使有一夫之不獲。這句是拖到絜矩上去。蓋治國非
 無政事。亦必要推已以及人。然為地甚近。風土不殊。
 人情易通。使之箇箇得分。願甚易。天下之大。使無一
 夫之不獲。甚難。所以必要絜矩之道。始得。○玩是以
 有三字。便知處置之方。原含上三句內。若謂絜矩不
 關治國之道。便脫離在治其國在字。然謂即是治國
 之道。便將絜字看同。上章恕字。未得來。子節次成了
 方。用得之意。○矩兼已。人心說家國天下都只一
 般。只絜處要費經營度量。註云。因其所同。推以度物。
 所同。便是矩。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是為平天下而設。虛
 是上三句中。有底。只絜之道。是為平天下而設。虛

齊謂合上下四方為矩。國處一偏。當不得矩字。此亦
 泥看字義而失之也。○國未嘗不要處之。然為地甚
 適。施行甚易。但標準全在一身。無以化之。而徒欲有
 以處之。不得也。故說恕而必曰。藏諸身。天下未嘗不
 要化之。然為地甚遠。處置得宜。却難。雖標準在治國
 前。已立定了。然無以處之。而徒謂有以化之。亦不得
 也。故雖說人心同。然與起而必曰。絜矩之道。○矩既
 是。所以為方者。則上下四方。有一毫不方。便不合矩
 矣。人惟義理之心。乃能上下四方。彼此如一。方可謂
 之。矩若嗜慾之心。雖亦人之所同。然不合義理。便偏
 有所好。偏有所惡。上短則下長。左廣則右狹。如何能
 方。如何謂之矩。故矩為人心之長。左廣則右狹。如何能
 慈。義理之心也。惟義理之心。所以可絜。所以有絜之
 之道。處之方。雖到節次。成了方。用得然。却不是
 到平天下時。纔思量去。絜矩。蓋知明處當學問。只格
 物。致知。時此理。原自明徹。然必須逐漸做去。苟平素
 雖知處之之道。而到平天下時。不能隨事斟酌。却自
 失了。故或問。謂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

道下不能察字正是提撕警覺人處。○平天下在於
 絜矩。絜矩在於公好惡。自古人君不能公好惡以絜
 矩者只是重財輕德。許多驕奢淫慾都靠這財以濟
 之。所以奪民所好反民所惡。使民飢寒困苦無所不
 至。都是這內財壞了。事故篇中淳淳為言而未以義
 利對結。朱子會其意。故於總註則曰。務在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語類此處云。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
 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得甚事。又
 日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方得都照不專利說。俗解漆出理財夫
 本文只說德本財末。內本外末。何嘗說要理財以理
 財為急務。便是內本外末。何嘗說要理財以理
 君內本聚斂之惑。意不重理財也。至又添出用人一
 項。與理財對。益非本章之意矣。好善惡惡人之公心
 此最易見。故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就進賢退不肖
 其說。而後詳言之。
 與按朱子謂知在前面。這處說推則重。推不重知矣。

而或問。又下不能察三字者。以推之時。不如察便
 不能精詳。而得當也。如首章知止後。能得前。又下箇
 慮字。是也。○朱子既謂絜矩到平天下後。節次成了
 方用得。則知矩雖家國所同。而絜之之道。則不如天
 下之難。盧氏以齊家為絜矩於家。治國為絜矩於國。
 務推廣本文之義。而不知其不精切也。○註云。亦可
 以見人心之同。此人心該已心。與家國天下之心。都
 在內。晚村謂矩從家國間見。將反不從吾心見耶。須
 合內外人己而一之。方是同方是矩。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或問 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

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以。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豈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

其正。而其所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欲。而欲以是為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必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不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

藏板

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

論類

下母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隣西隣，以隣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所惡於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左，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數句皆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於母以事下，母以事上，母以先後及物之事。○問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方是推以先後及物之事。○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

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
 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而面也占許多
 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
 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
 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
 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折轉來待上面
 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面
 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
 不平矣○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
 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
 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
 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
 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
 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
 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
 侵越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
 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絜矩如自家好安
 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曰此以推
 之○怨亦是絜矩之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
 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苦力若仁者則是
 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曰仁者則已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絜矩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
 者之事也先生領之○絜矩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
 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
 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
 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
 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
 理只是前面正心脩身推而措之又不是他機巧變
 詐權謀之說○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
 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
 人小處亦可見如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
 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
 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
 後人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
 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

當依他恁地闢。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闢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不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做人。是便自分曉。○忠是本。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

○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雲峰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吳氏

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問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雲峰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吳氏

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也。思處之之道。以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以謂絜矩。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右而施之。左者如此。則

同也。○上下前後左右合自己。已在中央。作七箇人看。朱子說矩字之義。明白極矣。然須知中無定位。隨處而在。若不先於中字。定標準如何見得方與不方。故已在上有箇上下。已在下又有箇上下。已在前後左右皆然。山家所謂移步換形。須要先定本身見在之中。然後纔可折轉來。比兩頭此吾所以謂使事先從與交字。都是從已身起。跟脚不然。所謂方者皆不方矣。

禎按上下前後左右。不過畫出一箇矩底模樣來。與人看。若認真在平天下說。則悞矣。蒙引既明得此意。而又謂治國當不得矩字。非也。即章句所謂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凡好民好惡。民惡皆要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亦如此推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者。然也。若虛齋謂自以已度人而推之。則有上絜矩之道。每無此一節也。得○朱子謂恕不離忠。如本根中發出枝葉。非是別有枝葉。則所惡毋以都是說恕。而所惡是我心裏實實惡母。以是我心裏實實母。以便是忠時解。以所惡為實心之忠母。

以方說恕便已
分忠恕為兩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助語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國問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已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

好惡得衆得國。○蔡虛齋曰：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用人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繫承上文，繫矩而言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謂下文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誓曰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繫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証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繫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繫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若公，奉以為

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欲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繫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蔡虛齋曰：或者又曰：章末章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不專其利以理財言，則與民同好惡，非以用人言，而何又或問云：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好惡二義，利兩端而已。義利二字，亦以理財言也，則好惡二字，又非專言用人而何？是不然。單言好惡，則是無所不該；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財矣。此猶單言仁，則包得義禮智；若對義禮智言，則仁又只是愛之一端矣。經中如此類者，固非一二見。朱子當時只用好惡二字以該之，似亦足矣。又必謙言義利者，何歟。蓋以好惡二字於理財之義，本不甚顯，况又是秦誓以下好惡字，皆偏指用人，此章句所以不得不於好惡之下復掇以不專其利數字，而或

問又續出義利二字也其垂訓之意亦至明白矣
按繫矩是推廣已心為民心也然必能繫矩纔算
 以民心為已心矣於民之好惡有一毫不周猶算不
 得繫矩猶算不得以民心為已心章句此言正以推
 行實事勘驗此心本體或問故能又能兩層正發明
 此意○傳者引詩原明能繫矩之得上節單就繫惡
 說此以民之所好二句括出好惡不但為一節之實
 義且為通章之眼目借詩辭民之父母引起好惡同
 民時解認真釋詩而離經旨乎凡引詩節節都當如此
 引詩豈反釋詩而離經旨乎凡引詩節節都當如此
 看○虛齋謂後就用人申言好惡非此處同民好惡
 單就用人說是矣而又謂單言好惡則自無所不該
 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財夫
 好惡公之極便是義好惡私之極便是利進賢退不
 肖亦只是義上分明退賢進不肖亦只是利上牽絆
 此又何可分屬而對言之乎總只理財用人四字橫
 據胸中金傳者本文都不顧耳
 禎按民之所好民之所惡兩所字有許多不同處要

委曲周詳所以待繫好之惡之有毫釐不到亦笑不
 得能繫矣○前節自解繫矩二字名義此節是說能
 繫矩在公好惡而以民心為已心何嘗有前段言繫
 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繫矩之理之意吳氏妄生枝
 節最足悞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亾為
 天下之大戮矣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

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同黃氏洵饒曰此碎字即八章碎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眾失國。

異蔡虛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且漫說好惡字出所該意廣也。故下條或問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則似德之外更有在。所當謹者而好惡亦在其中矣。若專說好惡則先慎乎德亦說不來。此只是因下文或問而致避就之意。其實或問意未甚精。觀下文以財散民聚為有德而有人。可見好惡不偏即是德也。或問蓋多出門人之手。

辨按慎便自不昏不聞莫見莫顯之間以及行政之際。都要慎。若好惡便單就形於意念事為者說。故不可謂慎好惡即慎德也。惟不慎故有辟。辟便已有偏之可見。故貼好惡說好惡之原在於慎德。此句本不錯。虛齋反疑或問謬矣。○有國者三字自是推開尹氏為治平之君子而言。如後面長國家此謂國都說。

豈可謂說國便不切乎天下耶。禎按好惡纔徇已私便不能同民。便是不能絜矩。所謂纔有偏便是上面長下面短。左邊廣右邊狹。於此見人已之相關而絜矩之有定則也。○朱子於上節註云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將能絜矩即說在所好所惡二句之中。於此節註云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將不能絜矩即說在辟字之中。可見傳者引詩無非借明已意。仍拈釋詩不放者非。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詩文五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近警堂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至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至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碎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碎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碎則爲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

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畱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之所以行也。○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維新之命與顯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
異蔡虛齋曰章句云引詩而言此何不云引詩而釋之曰大抵只是要得失二字意出故周旋其辭其實未必不是釋也分明有箇道字。○林次崖曰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曰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二句只是解詩意上兩節意就見得不是指他說蓋此之謂民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爲天下僂這便是失衆失國也。
辨按上兩節是言能絜矩不能絜矩在於能公好惡不能公好惡以總括下文之意故此言與民同好惡

則得衆心。不與民同好惡，則失衆心。而國之得失，即係於此。為結上文兩節之意也。○虛齋謂有箇道字，分明是釋詩意。予謂不然。不過就詩指點出得失之所在。耳。註明謂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則重不在結上可知矣。反謂註不言釋詩，為周旋其辭。是總不明傳者大意耳。○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謂能存峻命不易之心。即上文所謂慎也。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分明慎字在。繫矩同好惡之前，已包下先慎乎德。立言矣。顧按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必要滯在。未喪師，既喪師，上作解釋，却。不道引詩之言。未喪師，既喪師，却為甚底。獨非以能繫矩而公好惡，則為民父母，而得衆得國，不能繫矩而好惡偏僻，則為大僇而失衆失國乎。訓話之學，並一章文義，亦不能打通如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語類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後**面只管說財，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

同玉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雙峰饒氏曰：格致

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繫矩者為其有所蔽耳
 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
 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
 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
 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能繫矩乎
 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修耳古之
 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
 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
 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
 德為本而財為末昭然矣○林次崖曰繫矩是與民
 同好惡然民之所好惡者亦只在財用故傳上人君
 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異蔡虛齋曰能慎德則必能繫矩而有不好義者也
 公好惡就是德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不
 只是公好惡即繫矩而已財之與用要甚分不

得○有德即是能繫矩若好惡不公豈所謂意誠心
 正身修哉
 辨按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
 先者尤在於德分明看德在繫矩之先况註又訓德
 即所謂明德正恐人誤把此德字便貼繫矩謹好忠
 說也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繫矩是平天下條件如何
 混得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一層說最善補
 了玉溪盧氏謂有德則能繫矩作推一層說見好惡之
 本文○是故二字緊承上文指出慎德正見好惡之
 原必本於德有德則自得衆得國而有入土此是從
 上意說來有德則自得衆得國而有入土此是從
 本財末上去細玩註意確當如此或以先慎對下德
 好惡而對下人土財用或以先慎對下人土財用
 而對上謹好惡皆偏見也○上之所以所以取於財用
 以供不能慎德故朱子下不患無三三字隱隱見能
 之故不能慎德故朱子下不患無三三字隱隱見能
 德則何患乎此而不繫矩以同好惡也○若只說繫
 矩慎好惡則自有入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標出明

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繫矩公好

惡之理。必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此是傳者喫緊意

思。頑按朱子謂繫矩之大者。只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

管說財。可見到底。只是財對言。而以義利對結之。

本條命無理財之意。亦非以理財用人為平天下兩

大事也。林次崖識得此意。謂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

只在財用上。緊關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

財用上。緊關係公好惡說。亦正與財聚民散財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言為人土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為本繫矩而取於民有制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呂晚村曰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

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

財為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

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慎

德語病不小矣

異蔡虛齋曰不可說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本此一

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文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辨按註既曰本上文而後慎則似明德此存

人土財用而言矣但德不為財而後慎則似明德此存

本不為財之本如對新民言則民之本且在本章則對

則訟之本對財之本且在本章則對聽訟言

公好惡言亦即繫矩公好惡之本也但與財對較財

之有由於德是財既為德末矣即以德為財本亦何

不可乎虛齋謂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本而艾千

子遂推明之謂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

正與朱子財用為繫矩之大者意相反矣

所謂當離末看也。然即以財德對言。德自是本財自是末。此所謂又當粘末看也。呂說甚細。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或問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

人。有土。則因天而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

語類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歛。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

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母乃施之。以相凌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異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辨按。註謂財者人之所同欲。以欲字照前好字。則內末重財。自為人之所同惡矣。此不能絜矩。而反民好惡也。施以劫奪之教。如前章所令。反所好。民不從。令而從。好之意。上好財。下亦好財。上奪民之財。民亦爭奪其上下之財矣。○上纔內末。便是施以劫奪之教。蓋上行下效之理。勢如此。尚未說到民散悖出。故吳氏以為未以利害言。○或問於有人有土。下補因天分地四字。緊照後生之者。眾四句。說所謂生財大道也。故不患無財用。

禎按。黃氏說。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下語未穩。若以德對財言。則德者財之本矣。若泛言。則又不僅國之本矣。財者民所賴以生。故所同欲。若以為民之心。則孝弟仁讓。豈反非民之心乎。與經文所言之末不

同而本則猶是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或問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
同 東陽許氏曰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

散則知民之聚散矣。○蔡虛齋曰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看兩故字就是本文是故二字蓋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畧有先後○財散不必言散財于民只不聚財于上便是也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如周之成康繼世有天下又安得更遠來者。
辨 按只看財聚則民散兩則字緊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故註云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可知自此至終篇只重財說並無與用人對舉之意吳季子於此處便下義利不能以兩立一句關會到章末最有見識其引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亦只是借証財聚民散財散民聚樣子若本文聚固是聚積在上散只是散在民間非取已之財而散之民也民聚也只是更不他往民散也只是離心離德背而之他。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或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因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個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個。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個。○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同大全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入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

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蔡虛齋曰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當依此貼之。但言悖出悖入一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句云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為人君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賂合無問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

辨按上節言財聚民散只說到不能有德便不能有。人此說到貨悖而出則金財亦不能聚矣。不能絜矩之失到此纔說得盡。○曰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則分明上二句引起下二句。非平列之辭。蓋只承上好之財聚民散而推言之耳。○朱子謂財者人之所同好。生起禍亂皆從這裏來。又曰生養人只是這箇。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可見此是一章喫緊意思。故直至章末必收繳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人於朱子此等處都忽過。

顧按兩者字自是大槩泛說不指定人君。虛齋所定鄭氏說最當。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

或問

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

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

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

耳。可不謹哉。同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為本則

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

失國矣。○王溪廬氏曰。有德則能繫矩。是之謂善。所

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繫

矩。是為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

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能

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

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

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

善之意。而申言之。遂以為無關於先慎乎德以下。而

詩之意。而申言之。遂以為無關於先慎乎德以下。而

不知所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

山之節。則此一節。謂之申言。亦當為收結先慎乎德

以下之意。則此一節。謂之申言。亦當為收結先慎乎德

忽耶。○且自先慎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

與不能者之得失。自秦誓以下。數條。又皆以申言好

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則此兩段。亦為申言耳。總之。繫矩之意。層見叠出。

辨按得失二字。是平天下章。關目。故詳謂因上文引

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以前言得失也。所謂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者。以前只言國之得失。係於人心。此天命

之得失。即人心之得失也。而皆係於吾之善不善。如

近譬堂

此可見善不善又為人心之本而當內本慎德以繫
矩而散財貨也。○就財用言繫矩正以財者人之所
同好能慎德以繫矩而公利於民則好民所好矣不
能慎德以繫矩而專利於己則好民所惡矣與公好
惡原不是兩箇意思乃胡雲峰以財用與好惡平列
大失其旨。
禎按平天下一章喫緊在提喝人處故歷引詩書此
因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謂中言得失之意至善
不善畢竟根德為本財為末來內本外末則善外本
內未則不善何嘗不是收繳慎德以下五節看下列
引楚書舅犯之言猶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愈明白
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囚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

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
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
也。○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
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一則曰仁。親
疑若汙濶不切於事情。而甚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
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
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足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
終於不能繫矩哉。泛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
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
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
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京師
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繫矩之心哉。一蔽於利

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絜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也

異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雙峰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按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四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辨按東陽雙峰之說皆謂此兩節結理財而起用人

其實集註原無此意集註於康誥前但云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於秦誓以下但言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何嘗辨分理財用人來故三言得失一節絜似一節如時說各有頭項先不得隔山照應如何是語益加切之意乎○寶原是貨財邊事所謂末也善人仁親雖不即是慎德然亦是德邊事所謂本也無以為寶即是不內末善人仁親為寶即是不本故曰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或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語類媚嫉以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斷斷者是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嫉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瞞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嫉

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

同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

而化之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稱此對眾善而言之者也○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嫉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嫉者而捨之是又絜矩之大者○蔡虛齋曰一個亦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只用平平底說若下文所言皆是氣節的事亦可今既然朱子又不訓何從見其為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非是說他未能無朋黨但未及說到此意耳○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其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有許多濶可以容受許多物哉故為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然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

處乃又謂其德有餘而才不足。夫有技而若已有彥
聖而人心誠好。有辨別才不足。吾不信也。○如有容固只形
此之。人而謂其才不足。吾不信也。○如有容固只形
容他。休休處。然休休在。心體上。見其廣大寬平。安舒
自得。即不與物接。亦鎮常。是如。此。如有容。便就。事物
來。能承。受。說。為。如。有。容。恐。說。不。實。故。必。根。據。其。心。休
休。來。用。不。離。體。故。也。○有。容。是。用。其。心。是。用。其。心。休
對。斷。言。則。誠。是。體。公。是。用。其。心。是。用。其。心。休
是。體。容。物。處。又。是。用。其。心。是。用。其。心。休
如。有。容。是。就。其。心。之。用。其。心。是。用。其。心。休
之。辭。乃。方。氏。謂。其。為。疑。辭。一。而。中。心。不。誠。一。處。難。說。以
亦。穿。鑿。○註。訓。斷。為。誠。一。而。中。心。不。誠。一。處。難。說。以
解。以。外。貌。為。言。且。謂。無。他。技。緊。承。其。貌。而。言。外。面。無
丰。亦。亦。謬。矣。斷。且。謂。無。他。技。緊。承。其。貌。而。言。外。面。無
心。廣。斷。是。休。休。裏。面。骨。子。之。無。欺。自。慊。休。休。如。云
頑。按。一。个。臣。緊。接。斷。斷。今。無。他。技。說。下。言。想。得。此。斷
斷。有。容。之。臣。而。用。之。也。媚。嫉。以。惡。之。一。段。只。是。上。文。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送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或問媚嫉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
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

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魘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兇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同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嫉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

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

辨按或問謂仁人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可見惡媚嫉之人。正是愛善人矣。如易中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陰陽每相剝復。聖人作易。無非扶陽抑陰之論。故惡以成愛。乃天地間至當之理。玩此謂語氣原以本句証上文。非引上文入本句也。勿疑盧氏為偏說。○仁字前此未見於此。特提出唯仁人三字已見愛人者。仁人之本心。今放流妨賢病國之人。却唯仁人能之。正以其惡以成愛也。

禎按不與同中國。只是極盡其惡惡之量。或問不惟保安善人。使之不蒙其害。以下。是推一層。以答疾之已甚之亂。一問。不得搓和裏面說。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語類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

同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舉。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黃際飛曰。知其愛惡。畢竟知之未真。以其未用格致工夫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時。抄了根脚。

觀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說。便不得其所以不能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秦。仁。便是私去不盡。私去不盡。故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遂己私。如何能夾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拆是。多少遲回顧慮在。
頑按就本文平平。看見賢見不善。要舉要退。已是知

所愛惡矣。不能舉退。不能先遠。便是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故曰未盡愛惡之道。只是誠意上少著力。然果能真知。必能誠於好惡。則知之未真。黃說頗得註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

不仁之人。阿黨媚嫉。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同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

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蓄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蓄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亾。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乎天下之要道也。○蔡虛齋曰：一說好惡公私之公，私以事言。至公無私之公私，以心言。事之公者絜矩也。心之公者其所以絜矩者也。故下文即斷之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林次崖曰：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

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呂晚村曰：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處，看若不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財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

異 林次崖曰：按用人一節，極是國家大事。歷觀古今天下治亂，何者不由用人得失。此上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矣。且看本文好

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及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就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結上文之意，不為無意也。○平天下只是箇絜矩，所以為絜矩，只是箇好惡理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說，要不出公好惡之內也。○黃際飛曰：仁人之能好惡，民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也。君子未仁，未能好良好惡，民惡者也。不仁之甚，所謂辟則為天下僂矣。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玩章句已於此節結任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人亦在其中。

辨按此數條，不是傳者有意提出用人來說，蓋好惡在自已，是好自已之善，惡自已之惡，財之人便是好，亦如之善，惡人之惡，此是好惡最切處。吾性如此，人性而後已，故註云：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林次崖謂用人極是國家大事，故舉來說。觀本文及章句，並無此意。晚村謂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二語

最透徹。○註云：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者，以南山有臺，言好惡之公，能絜矩者也。節南山言好惡之私，不能絜矩者也。而秦誓一節，就相臣見好惡有公私，唯仁人節申言好惡公之極也。見賢節申言好惡在公私之間，未盡其極者也。此節申言好惡私之極者也。逐漸說來，何嘗以此節結住用人而惡節，又通結之。黃說自誤。○樂只二節，大槩說絜矩在公，好惡公則得眾，得國私則失眾，失國矣。先慎以下，見不能絜矩，公好惡在外，本內末不知利者，民之所同好，自專其利，而奪小民之好，則有民散悖出之禍。蓋內本則善而得，內末則不善而失也。惟德本財末，是要緊關頭，故又類引楚書，舅犯之言，以明之。秦誓以下，見好善惡惡人之恒性，公之極者，順人之性，私之極者，拂人之性，順人之性者，澤及子孫，拂人之性者，蓄必逮身也。然推究其原，一由於忠信，一由於驕奢，其得失又只係於君心矣。若理財用人，一分頭項，語氣都不照顧。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亾之幾決矣

或問

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

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

語類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

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

是也○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

亾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眾失眾再言善不

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

得失之所以出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

理之所以亾○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

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

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同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

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

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

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

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

天下之要○蔡虛齋曰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既矜高

則侈肆矣○恣己徇私惟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

有人也此與發己自盡徇物無違正相反○章內三

言得失而語意加切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之得失以

人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失之得失以心言者也故曰語益加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三 近譬堂

理之為大道。○林次崖曰：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已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己，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朱子曰：忠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曰：忠是就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按此與蒙引不同。○呂晚村曰：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異 雲峰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歛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東陽許氏曰：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蔡虛齋曰：大道正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大道是絜矩之尊稱者也。○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恤孤者也，是修己事，大道之孝弟慈是所謂絜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是推以及人事。○呂晚村曰：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

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已
 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忠信人即作絜矩看
 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即誠意章好
 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
 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謙慎獨也。○以上
 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
 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
 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
 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
 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
 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
 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
 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
 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開見層出有別見於言
 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雲峰東陽又混做絜矩若以

大道為絜矩則絜矩即是循物無違矣於下而再著
 信以得之豈非騎驢覓驢耶故絜言修已治人之術
 朱子最有斟酌又註云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
 信此用明明道語而朱子又釋云忠是信之本信是忠
 之發明明一表一裏互相說矣諸儒惟將忠信做一
 箇實心故推以為絜矩之本豈知同一實心其不欺
 於已者是忠不欺於人者是信便有盡心循物之別
 即云忠以得修已之道信以得治人之道亦無不可
 或疑修已處豈可離得信治人處豈可離得忠不知
 忠信兩者合之則其義相因分之則各有緒而不容
 混下句驕者矜高則驚外不情與發已自盡者相反
 秦者侈肆則恣意妄行與循物無違者相反然則矜
 高者不能修已侈肆者不能治人對照亦甚分明
 辨按此節謬解甚多因承上言好惡公私遂以大道
 為平天下絜矩之道而無與於修已矣因朱子解大
 道為修已治人之術該得明新遂以此節為另起總
 結但為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而無與於
 秦誓以下數節矣至以忠貼修已信貼治人兩之字

專指絜矩。種種謬妄。不可枚舉。豈知君子特訓以位
 言之。則其位而天下之責。則不治人之術。則正也。其所以
 必有平居。其位而天下之責。則不治人之術。則正也。其所以
 而治人者。必有大道焉。蓋絜矩在於公好惡者。修己之術
 也。而絜矩以公好惡之原。則在於公好惡者。修己之術
 也。而不慎。德以修己。必不能絜矩。公好惡以治人矣。可
 見。居平。天下之位者。豈可無修己。公好惡以治人矣。可
 句。兼修己。治人。正結本章。而發及首章。德以絜矩而公好
 惡。非。空離却本章。而發及首章。德以絜矩而公好
 疑。大。道。之。不。兼。修。己。哉。既。知。得。絜。矩。在。公。好。惡。而。先
 慎。乎。德。是。遡。絜。矩。以。公。好。惡。之。原。則。三。得。失。固。一。層
 進。一。層。為。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而。樂。只
 二。節。先。槩。言。好。惡。慎。德。以。下。五。節。就。德。財。本。末。見。好
 惡。之。能。公。不。能。公。秦。誓。以。下。四。節。又。申。言。好。惡。公。私
 之。極。則。至。段。文。義。又。何。嘗。不。一。層。進。一。層。而。乃。謂。此
 一。結。無。與。於。秦。誓。以。下。數。節。乎。况。發。已。自。盡。謂。忠。循
 物。無。違。謂。信。原。不。是。兩。箇。故。朱。子。又。發。明。之。曰。忠。是

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只一箇實心在裏面。看只是忠
 在貫於事。事物。物上。看便是信。俗解。悞看以信貼物
 故。分。屬。治。人。却。不。道。這。物。在。外。不。可。違。之。理。雖。在。物
 而。所。以。循。物。無。違。者。心。之。為。也。則。信。特。實。心。之。貫。徹
 乎。物。者。耳。豈。即。貼。物。上。說。乎。况。修。己。之。術。原。有。格。致
 誠。正。修。之。事。則。亦。非。空。自。盡。而。已。者。又。安。得。謂。只。忠
 要。忠。不。要。信。耶。之。字。指。大。道。既。該。修。己。之。本。矣。以。字。甚
 信。以。得。之。是。信。耶。之。字。指。大。道。既。該。修。己。之。本。矣。以。字。甚
 著。力。故。朱。子。謂。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
 之。而。反。以。忠。信。妄。分。人。人。已。何。也。說。出。得。失。之。由。以。決
 人。言。則。絜。矩。亦。是。治。人。之。術。未。嘗。不。在。大。道。兼。修。己。治
 不。可。即。以。絜。矩。道。理。名。色。夫。絜。矩。只。是。治。人。之。中。但
 另。離。絜。矩。標。一。道。理。名。色。夫。絜。矩。只。是。治。人。之。中。但
 信。自。兼。修。己。治。人。而。言。如。何。單。以。絜。矩。之。行。處。實。心
 為。忠。信。乎。至。仇。滄。柱。又。將。絜。矩。看。在。治。人。之。術。之。外
 而。以。信。字。當。絜。矩。使。以。字。之。字。都。無。著。落。又。謬。之。謬
 矣。

禎按註引程子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語雖

平時。而或問則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中。間用一而字。串下。便見不相離。下總承之。曰。絜矩之本也。論來。大道既兼。修已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修。已治人之本。而茲但曰。絜矩之本者。以絜矩原該治。人之術之內。而本章連及。修已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以居其位。故也。若悞認絜矩之本。而以為治人而設。何也。指絜矩。則謬矣。忠既信之本。信既忠之發。則忠自斷。無不信。如無忠。傲不出。怨來一般。可知。驕是心裏。矜高。泰是外面。侈肆。而既矜高。則必侈肆。亦是相因。蓋既恣已。徇私。自必以人從欲。如此。則不能慎德。如何能絜矩。公好惡。而修已治人之術。兩失矣。朱子說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善不善。歸本君身已切矣。又曰。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是又從君身之善不善。歸本君心來。故曰。益加切也。乃許東陽以一得失。貼用能絜矩。不能絜矩。二得失。貼尚德尚財。三得失。貼用善人用惡人。不但抹去語。益加切之意。而本文眾國與四箇之字。都未分明。何粗心如此。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或問

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

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

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
 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
 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
 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所謂政事則財用
 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
 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
 自養之云哉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
 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
 疾謂速舒謂緩○雙峰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
 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
 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
 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
 事○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
 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
 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歛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
 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
 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殉財

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
 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舍此顧聖賢自有生
 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廢民之生耳自畝之田匹夫
 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
 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
 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
 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
 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
 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
 之者舒乎夫惟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
 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纍纍如丘山浩浩如泉
 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
 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歛之術也知正大
 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
 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
 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
 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仁山金氏

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蔡虛齋曰。務本節用。便是厚歛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林次崖曰。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以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大道。含不必外本內末。所以聚財意。言人君固不可以財為內。然財亦國家之所急。而不可缺者。要其所以生財。亦自有大道。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呂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節用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

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呂晚村曰。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儉之謂也。○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恆足。此便是大道。

辨按生財有大道。是就生財一事上。指出大道來。不是因言大道。而指出生財亦有大道也。况註以明是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蓋以人君外本內末。惟患乎國之貧。而不知足國之道。自有務本節用之正理。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是足國之道。原根上存土有財。而言重在上。一邊。但民為邦本。未有民不足。而上足者也。故或問。又云。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以足民包在足國內。說乃玉溪盧氏謂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

之財所以足。朝無倖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分貼上下。失其旨矣。况朝無幸位。量入為出。則更不至加賦於民。國無遊民。不奪農時。則民亦不至逋賦。於上如此。豈不道理更圓。○生之為之兩者字。既指在下言。則食之用之兩者字。自指在上言。乃時解又推出。在民亦要食。寡用舒來。夫民只可說食之。以時却不可道寡。如八口之家。自是一定。如何寡得。用舒句雖可通。然亦不必強為之說。又有謂舒緩固是舒舒暢。亦是舒者。然本意只講節用。不講流通。量入為出。自是不易定解。○若分外有箇生法為法。即是聚歛小人。故只無遊民。生之者自眾矣。不奪農時為之者自疾矣。時解又有謂農工商賈都要為之者。疾。不知工雖勤。亦有省試定額。商賈之貨各有時。雖欲疾而不能。即農之耕耘收穫。自有常期。無可疾者。惟三時不害。便是疾矣。此呂註斟酌盡善。朱子故深取之。○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緊對前德本財末。財聚民散之意。自此至終篇。皆一意也。可知。金無用人。理財原非二事之說。下面仁者以財發身。仁財對言。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即前德財對言也。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義利對言。亦前德財對言也。故曰皆一意也。頑按上節歸本君心。見忠信便得。修己治人。之大道。君心之忠信。驕泰而指其弊。只壞在外本而內本也。故又反覆仁財義利。以終其旨。○人君務財用。斷無所必至。非必以理財。小人乘機而進。聚歛之術。乃勢出生財之方。當用君子。尤為蛇足。○管商桑孔。剝民之財。以奉其君。正傷國本。財之所以貴也。乃晚村謂未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已足是墮其術中矣。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

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賣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或問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

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

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

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

下僂之不振。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

商紂以目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

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語類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

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

父便謂之慈。在子便為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

曰然。

同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

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

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

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

人亦悖而出也。○蔡虛齋曰：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

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看章句意。了然

異呂晚村曰：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

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

字。為下文義利之辨。張本耳。○君民上下相接。純是

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

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缺望僭亂

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正恐人慢認。要

亂之端耶。謬戾甚矣。時解反遵信之何耶。
頑按此節語氣與知止有定節正同。蓋知止自會能
得而中間定靜安慮節次自如此。此亦是上好仁則
下自能守財而好義終事亦。是中間節次如此。要之
語氣反決。不重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而只重在提
起上好仁三字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
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
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
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于
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聚
斂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
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
至誠惻怛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
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
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
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
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
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
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

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為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要白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同**新安陳氏曰。禮喪大記。君投大槃。造水焉。大夫設夷槃。造水焉。士併瓦槃。無水。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水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裘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甌。大只。以盛水。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

音繩。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水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丈。○玉溪虛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于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歛。以虐民乎。○蔡虛齋曰。不畜聚歛之臣。或以此兼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句。下文雖有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則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程子謂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是上段所謂以義為利之意。上段所計。只在義不在利也。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至下段。乃言若不以義為利。而以

利為利。終亦必無利而有害。固不如以義為利而不
 以利為利。利之為愈也。此說疑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
 宜亦然。○呂晚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
 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歛
 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
 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金舉無疑。○惟義乃利天下
 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
 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
 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
 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
 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
 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
 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
 與理財相關。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歛之臣。見用人
 辨。按獻子語。三段雖平列。皆見不可專利妨民。但獻
 子。百乘之家也。則語意亦似側重不畜聚歛一。長况
 察雞豚畜牛羊之專利妨民者小。聚歛之專利妨民

者大而聚歛二字。上與財聚。民散相關。下與務財用
 必自小人相照。畧畧側重。亦引言者本旨。如此玩或
 問。以上二段。皆作一處敘下。一段作一層敘。差等自見
 但合三段。皆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意。故就獻子
 之言。指出義利之別。而却以此謂國三字。惟開引到
 平天下。身上來。泥於釋獻子之言者。失之。○若謂利
 中不利。義中有利。兩為字。便多一折。而以義為利。是
 因想及利。乃好義也。只利者人之所必爭。利處便不
 利。義者事之宜。逸得宜。利便在裏面。所以朱子說。只
 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如此則兩以字。當下一層看矣。
 不認利。而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層看矣。
 禮。按是箇畜馬乘。自不當察雞豚。是箇伐冰之家。村
 不當畜牛羊。是箇百乘之家。自不當畜聚歛之臣。都
 是合下道理。宜如此原非因利有害。而不為也。到下
 節。乃推極其害言之。○畜聚歛之臣。只是以利為利。
 耳。本文只重不。以利為利。之。意。無用人與理財相關。
 意。自生財。有大道一節。揭明以下。只言不必外本內
 末。而後財可聚之意。金非為理財而言。又何得有財。

人理財相關之說取饒氏斷不可從。

藏板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留害金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或問此其言留害金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墜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歛以助

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評類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

同玉溪盧氏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留害金至留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

近譬堂

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
 丁寧。遇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蔡虛齋曰
 此承上文言以利為利之害。益可以見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呂晚村曰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
 是曩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為善
 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
 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
 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
 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
 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
 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
 不能絜矩者媚嫉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
 之臣也。皆指小人不能絜矩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身曰菑
 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
 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
 有自來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
 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

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
 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自生財
 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
 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
 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
 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
 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
 心存亾之幾。决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
 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此章前以理財用人
 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
 過一道而已。

按人因務財用必自小人遂生出理財由於用人
 之說以為終前二大段之意不知朱子於生財節註
 明云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至終篇皆
 一意也。則知此節不過就外本內末之禍而極言之
 耳。利即財。義即德。故大全諸說以義單指絜矩
 者亦非。蓋領起德來則絜矩好惡之原俱根於此。若
 單以義字應絜矩則反漏德字而於大道忠信等皆

不貫矣。○學曾問人君外本內末，因務財用，乃用小
 人而傳者，推原其務財用為自小人者，何也？曰：先要
 在人君心上，辨取公私外本內末，未必就到仁便外末，此
 是就公私兩頭上看，其實內本末亦未必就到仁便外末，此
 中間也要善者為之倡導，內本末亦未必就到仁便外末，此
 奪也。位中間也有小人為之倡導，內本末亦未必就到仁便外末，此
 務財用之心而後用小人為之倡導，內本末亦未必就到仁便外末，此
 也。而論其勢，則亦必因小人之先存私，在公則用以私心，皆
 漸而論其長亦自有箇路徑也。總之，立心公則用人皆
 善，人行事皆善，善事以絜矩而為之，同好惡，不難矣。立心私
 則用人皆非善，人行事皆非善，非善事必不能絜矩而為之，同
 好惡矣。故前面揭出仁字，此又揭出義字，皆在絜矩而為之，同
 上。一層先辨源頭也。仁字此又揭出義字，皆在絜矩而為之，同
 禎按：饒雙峰、熊勿軒以此為用人理財合說，已牽紐
 矣。而胡雲峰、盧玉溪更以此為二節，為單指用人，尤為
 背謬。况以好惡不能絜矩為由於媚嫉之人，財用亦分
 能絜矩為由於聚歛之人，則是好惡與財用亦分為
 兩項矣。至盧氏謂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

於義利理欲之辨，則尤本末倒置而不知君子小人
 之辨，只理欲之中，一端其失傳者之意，愈甚矣。○
 不必論到患害是如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自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此是上節意思。然不觀利之為害，
 不能打斷人君專利之心，賜故直說到蓄害，金至無如
 之何，而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瞭然矣。故曰：丁寧之
 意切。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

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
 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
 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

近譬堂

於用者切而指之。即所謂財也。若以理財為國家大
 事。諄諄言之。害人心術不淺矣。○這一箇理欲公私
 發出來。必見於好惡。故好惡是絜矩大目。但人心本
 有。理而無欲。有公而無私。故在自已好。自已之善惡
 自巳之惡。在人便好。人之善惡。人之好。為中言好。惡公
 人能惡人。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為中言好。惡公
 私之極也。初何嘗有意提出用人。與理財。不列條件
 耶。大全引朱子專言財用。繼言用人。一段。不見語類
 然。即如其說。不曰先言理財。繼言用人。而曰專言財
 用。繼言用人。則財用自與慎德對勘。是一章最喫緊
 處。故曰專言而用人。則不過繼此言之。以申明好惡
 公私之極耳。况只專言財用。而不曰理財。益知有心
 理財。便是內本念頭矣。非朱子之所取也。○玩務在
 其二字。便見是著力字眼。非自然與民同好惡。而不專
 其利也。此朱子所以謂絜矩只是恕之事也。
 禎按絜矩原是均齊方正意思。所謂平也。同好惡。是
 無有偏私。所謂公也。然惟公故。平此絜矩不外於同
 好惡也。公便是義。私便是利。故傳者以義利結盡一

章之旨也。但義統得絜矩同好惡之意。而絜矩同好
 惡不足。以盡義字之意。蓋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
 家治國。義字都見不獨絜矩方。可說義也。陳氏謂此
 章不過好惡義利兩端。雖得其旨。而本末輕重之差
 亦未盡其分數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

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

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同大全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

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
 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
 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
 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
 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
 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

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蔡虛齋曰：第五章乃格物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曰：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又是一箇關頭也。不曰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

辨按明善自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而大學止言格物，即朱子補傳亦只言在即物而窮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未盡詳夫明善之功。故曰明善之要誠身，自包有誠意正心修身工夫。而第六章止言誠意，故第以為誠身之本也。

而考其條目即錄其目而貫之
 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
 之端第六章身之本是明
 皆大學中廣而身之本是明
 榮者亦在此故未可擬此
 雲峰胡氏曰明身之本是明
 說亦自大學文知身之本是明
 物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
 知其要在格物致知通是明
 者自修之旨也又是一箇
 夫而第六章上言誠意致
 文也姑曰明善之要誠意
 夫而第六章上言誠意致
 文也姑曰明善之要誠意

已知之理而益為之以求至乎其極

